



玉环县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，东临东海，南濒温州湾，西接乐清，北连台州。全县总面积112.56平方公里，人口12.5万人。玉环县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是著名的“玉环黄鱼”、“玉环杨梅”、“玉环枇杷”等特产的产地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玉环县地处东海之滨，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玉环县也是著名的“玉环书场”所在地，是浙江省唯一的“玉环书场”。

每年4月上旬以后，春雨开始频繁地降临在吉尔尕朗河流域，滋润着河两岸30多万亩的草原，草原一天比一天呈现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勃勃生机。远远望去，连绵起伏的加乌尔山上，野杏树、梨树和樱桃李树的花儿在鲜绿的草原上一丛丛一束束，因为树冠形状椭圆，这些花束就像一朵朵装饰在鲜艳衣衫上的绒球，整个草山起伏的牧场如同一件漂亮的新衣，又像一匹美丽的彩色缎子，随风绵延到远方白浪一般的云朵滚动着的天山脚下。

这个春天，有好多日子我一直在观察河右岸的大平滩草原。我发现，各种品名的野草仿佛一夜之间粘贴在大地上。因为茂盛而显得没有丝毫空隙，与一丛一丛枝枝高矮不齐地开放着的花儿，向暖烘烘的太阳举着初生的笑脸。这个季节的天山，已经不再是当年李白所写的那种“无花只有寒”的萧索凄冷了。虽然高高的山上还常常下雪，可山脚下的草原因为有了这些纷繁的野花，到处都飘荡着浓浓的芳香。

伊犁河谷与新疆其他地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

水汽丰沛。这不，属于河谷一部分的吉尔尕朗河两岸又下雨了。下雨的时间越来越密，常常隔天就下，有时候还会连续下三五天。雨水浇灌过的草原一天比一天新鲜碧绿，草山上的黑泥被浸泡得松松软软的，偶尔露出云层的阳光，是整个草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得到的一次爱抚。仅仅就因为这偶尔一次的爱抚，草原便获得了仿佛恩宠一般的呵护，每一次的温暖都能使它容光焕发，眼眸明亮，散发着一种遮不住的蓬勃气息。这种气息常常通过草滩上淹及小腿的苜蓿、糙苏、龙胆、酒杯大的天山大红花以及蜂飞蝶舞围绕着的野油菜花显现出来。

雨后初晴的早晨，早起的我们除了呼吸到非常清凉新鲜的空气外，还看见了仿佛经过濯洗一般的清洁高雅的阳光。从山上吹下来的清凉晨风把我们笼罩着，我们仿佛刚刚从灰暗的地洞里钻出，到光明底下。深长地呼吸几口空气后，我们怀揣一缕新奇和兴奋，快步走上后山的大平滩草原。沿着草从掩映的小路，一直走到最高坡上，视野的远方便是大平滩草原。一条横向的河沟把我们这片山坡隔开。河沟那边，起伏和缓的草甸绵延到雪山脚下。

早晨的太阳紧贴在草山之上，离我似乎只有一箭之遥，但空气仍然清冷袭人。越过一座草山之后，就看到东北边的远方有几缕轻纱一样的白雾，依着黛青色的山腰横向飘移。与白雾浑然一色的羊群散布在绿茸茸的山坡上，仿佛是从白云里坠滴下来的一颗颗露珠。羊群的一边是一群黑色或棕色的骏马，马之深色与羊之洁白各成阵营，对比分明。

起伏而辽阔的草原上，间或还能看到一两位哈萨克族骑手，有时甚至是扎着彩色头巾、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哈萨克族女子。她们骑马飞驰而过，蹄声嘚嘚，很快就上了小丘，不一会儿便隐进了苍绿的草山峽壑中。牧草虽然还不是很高，但是细密厚实，跟哈萨克族人织出的毛毡一样。草的根部都是疏松的腐殖质黑土，黑土下面则是大粒的沙石。老牧民都说，这里的牧草根部能穿透沙石层，饮到地层深处的水。

将近正午的阳光清丽炫目，但不炽人，只把

## 新作品

## 文旦记

□徐 剑

### 三

已经是晚春了。春风依旧吹着，不时从海门掠过，满眼尽是嘉树碧叶，却不见了海上花盛开。春树花开过季了，可是他有点侥幸，很想一睹文旦绽放。

晚饭前，就在沧桑文苑喝茶聊文学。那是一栋江南二层小楼，砖木结构，白墙黛瓦，屋脊为二分水，拾木梯而上，踩得木梯咔嚓咔嚓响。倚木窗俯瞰，前边为一条小河，后边和左右则为花地。此时，他心心念念的是沧桑文苑后边种植园的那株嘉树奇葩——文旦花。

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”四月寻芳陌上，脑子里却掠过张九龄的诗。张公居长安久矣，竟然怀念起韶关老家的橘子来了。

南方有橘，生沅水兮。他心中也栽着这样一棵神树。少年从军去湘西，结庐为兵营，环顾四周，烟雨寒山冷。整个冬季，细雨纷飞，三个月不晴，冷雨、冻雨、冰凝楚山，陪伴他青春花季的，就是那棵橘树。系农人栽的，还是野生的，不得而知，因为那是一片军事禁区，方圆十里皆无人烟。那橘树雄视寒山，青枝绿叶，透着一棵老树的孤高，哪怕夜雨冰凝，“重装铠甲”置于身上，冻成一棵临风玉树，一颗岁寒心仍然坚强傲世。熬到二月天，东风吹起，冰衣化壳，仍旧碧叶青枝。春芽初绽，嫩绿中，星星点点的花蕊含苞了，有暗香夜间飘来，仿佛是天降女神，只闻其香，不见丽影。有蜜蜂或彩蝶引路，寻香到了那株橘树前，一树橘花香如雪，原来是一位“白衣丽人”。

文旦呢，亭亭玉立于田畴间，说是神树，更像是一簇灌木初长成，竟然还处在花季。他惊呼，文旦，文旦，还在开花呀。

只是文旦花开至荼靡了。给他的第一印象，更像是昙花绽放。那一束束花附丽枝头，像放大版的茉莉花，蓓蕾已经炸裂，似有裂帛之声。任意舒展的花瓣，像飞天妙音恣意抛高羽翼袂袖，领略了妙境和巅峰后，突然疲惫下来，横陈于玉叶枝头，一副慵懒情态。

## 草原的春天

□梁晓阳

残香如故啊，虽无初绽时的浓烈，但仍含着吞吐着。雄蕊将花粉经风掠过蝶翅蜂翼，传递给了雌蕊，一如春天授粉筵宴，短暂而灿然，一如海水怒潮，瞬间至顶，然后便是潮水跌落后的随波逐流，夏花至盛后的放浪形骸。

已无花的看相了，却有文旦着床后，一串串落花育果的坦然和成就感。这不就像昙花吗？半载准备，浓妆淡抹，只有那一夜。这不就像云岭的缅桂花吗？高枝含苞欲放，状如朝颜映霞，隐而不开，清馨袭人，采花人够不着，开败后，花瓣张开着，裂成一片片玉叶，纵使零落成泥，只有香魂在。

### 四

那天晚上吃得有点多，没想去玉环街市上吃烧烤，海天夜色，灯火阑珊处，尽是人间烟火。然而，枕着涌来的潮汐声，听浪在海天，仿佛看见花旦杨玉环在长生殿上水袖长舞。玉环还天阙，与唐明皇相会，泪痕皎纳透，相拥入怀，从望海的龙兴寺，升到了南天门。云雾飘袅袅兮，花旦、文旦、名旦皆会际于仙乡。海上玉树，天上人间，皆因为有了花之姿，唱出一首评弹，那是老旦的昆曲吧。

他知道，玉环湾的五百里海岸线美矣，满野嘉树湮海天。不，是老生唐明皇在唱。天庭上的蟠桃会啊，桃花仙子梦断天河，梦宇外，无鹊桥飞渡，杨玉环霓裳舞袖，却跨不过星河。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千里马嵬驿，无处话凄凉。黄土风尘，洛城花开，怎么还会长出一株海上花，香魂飘到蓬莱仙阁？

他仿佛又坐在悬崖书房，望着大海发呆。悬崖边，一片野山花被夕阳点燃，落日在海上撒下最后一道辉光。是戏中的花旦杨玉环，莲步踏莎行，入海天仙乡前最后的金色天梯，还是将要踏上的一艘金色帆船？渐行渐远，海枯石烂，舢板搁浅在滩头上，其实想想，当一个玉环渔娘多幸福，从不奢望什么天仙配，就守着一堆渔火，不羡天上居仙乡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尽期，人生无常，海天有崖，彼岸还拾得到真感情吗？

闪电裂开云罅，他忘了是在姑苏城里听评弹，还是在长生殿上。该换场第几折了？一位老生

款款走来，一个造型，朝海天一吼，便将人震撼了。仿佛携着雷电而来，刮起了一股暴风雨。

幻觉？他半夜听风，听雨，原来只是幻梦啊。今夜本无暴风雨。海上生明月，照在阳台上，从窗帘里透过来。他伏于书桌前，看土壤学，蓦然觉得，文旦之树，最适宜于围海造田后的土壤。这种土壤经过清水冲洗后，酸碱中和，尽是肥沃的土地。彼时，他弄清楚了，为什么玉环的文旦一点伤痕也没有，秋天到了便能结出黄灯笼般的果实。其实是夏海风和气旋侵袭湿润的结果，风潮过耳，扫尽病虫害。一夜风来半船雨，雨过海门润文旦。

款款走来，一个造型，朝海天一吼，便将人震撼了。仿佛携着雷电而来，刮起了一股暴风雨。

两位哈萨克族少女抬起头，原来是十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脸蛋一边一朵红彤彤的云，估摸年纪不超过20岁，形象秀美而飒爽。来不及问话，我想为她们抢拍一张相片，她们却红了脸，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哈萨克语，便收拾起手上的红纱巾，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态，飞快地跨上马背，微微地欠着身，在“噶儿”两声中回过头来朝我们膘了一眼。大大的黑眼睛闪烁着一缕羞涩和惊奇，两匹素黑的骏马已经飞跑起来，马尾拉成一道黑亮的直线，两个火一样红的身影迅速地朝前方腾跃而去。女骑手的矫健姿态令我感叹，她们是那么惹人注目，使人恋恋不舍。嗨，真像极了《七剑下天山》中那位在天山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女侠“飞红巾”。

面对打马离开的两位少女，我似乎看见了我渴望的生活。她们渐渐地在远方和这苍茫天地和谐地融为一体。遗憾中，我抢拍到了一张她们已经远去的背影的照片，留下了两朵绽放在天地间的大红花。

我突然记起了这几句写江南的词。可这里分明不是江南，但吴越婉约的味儿全来了，让我

